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二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明復讐之義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謂相與為仇讐而諧諧猶調也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也平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謂無本意也

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眡父師長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氏曰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吳澂曰為親復讐者人之私情敵囚致刑者君之公

法使天下無公法則已如有公法則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協也如其不從教則不睦之刑從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屬乃掌萬民之難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之公法不復可行於世與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曰從人之私情則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辟諸海外亦未為得盍亦使之弗共戴天而後可也又曰凡殺人有反殺

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勿令讎讎之則死果如是殆將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來報復無有已時聖王令典決不若此之繆

臣按調人之和難蓋謂過而殺傷人者也如律文所謂誤殺戲殺過失殺之類以其本無意而殺人而或致其人於死事雖可惡而情則可矜然死者不可復生孝子弟弟忠臣義士其於父兄師主之死不以其天年彼雖無故殺之心而其父兄師主

實因之而死其心有不能忘者然其人或在八議之辟及有益於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調人之官以和其難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氏謂過無本意也成平也以鄉里之民共和之盖以謂報讎天下之公義宥過聖人之微權若施之以法則傷孝子之心姑避之於他少舒報者之憤先王治世不專以法法之中有情不專以仁仁之中有義如此夫我聖祖作為教民榜文頒

示閭里有曰民間除犯十惡及强盜殺人外其有犯姦盜詐偽人命本鄉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願告官係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禍止於老人處決斷者聽嗚呼聖祖之意其與周禮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者不約而同也

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鄭氏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之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

臣按所謂士者非謂朝士也凡書於鄉士縣士方士皆是也既書於士而上於朝士而掌之

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呂大鈞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于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讐也然復讐之文雜見於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

盛緩則不能執故遇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讐仰無以視乎皇天矣報之之意誓不與讐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馬晞孟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為讐則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將死之而耻與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將執殺之而為之備也或不同國將遠之而惡其比也嗚呼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讐亦不能使之

釋讐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讐則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讐而不敢復則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

游桂曰聖人之治天下於暴亂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謂讐皆王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禮而為之法曰某讐也是其子與弗共戴天者也某讐也是其兄弟所必報

而不反兵者也其讐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國者也三讐皆以殺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報而殺之弗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秦以來私讐皆不許報復下之私相殘死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予報仇而以其獄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起陳之議報父仇者誅之而旌其閭

柳固已闢之雖闢之而初無一定之論韓之言曰子報父母仇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此說粗爲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復讐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爲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復讐則爲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復讐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顧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讐之

事然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彊寇刦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鬭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迫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絶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寃故不與共戴天也然讐亦非一端又看輕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爲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爲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揺又當爲之飲恨

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儻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搆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若父受誅子復讎則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其子復將恐害已而殺之

韓愈曰誅者上施於下之辭

臣按公羊因論伍子胥報讎而言此蓋謂列國爭殺報復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誅其臣民無報復之理若有司服法以致人於死則當赴愬於君以正其罪亦不當私自報之

唐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手殺之自囚請官武后欲赦死右拾遺陳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戈讐敵人子義也

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元慶報父讐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貳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讐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止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

及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也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請編之令永為國典

柳宗元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旌其可誅茲謂僭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世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不可為典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若元慶之父

不陷於公罪而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無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胷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憲宗時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杲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讐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

韓愈曰子復父讐見於春秋禮記又見周官及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盖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

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将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

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

也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嶲州都督張審素人有告其罪者詔監察御史楊汪按之告者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元禮謀反元禮以兵圍汪脅使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元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時審素子瑝琇俱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係表於斧言父冤狀爲有司所得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之

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啟也乃下勅曰
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
胡寅曰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絶天理淪亾故曰父之讎不與共戴
天君之讎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為人妄告楊汪受命往按遂以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瑝與琇忿其

父死之寃匹命報之其失在不訟於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降勅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為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讐之義也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瑝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臣按復讐之義乃生民秉彛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變然變而不失正斯為常矣以五行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為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木水為土所克木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禀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敢相戕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義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

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無我也我何以生為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若弟不為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遊從也其交好遊

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
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
而我交好游從不為報吾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
生者皆相為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
殺人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
好若游從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
聲寃於鼔石也然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
告者則其寃又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

使凡為人子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為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為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為人子為人兄若弟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同戴

此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國甚言必殺之以報所仇不但已也解禮者乃専以為私報所仇狹矣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建而公道明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獨無不報之讐而亦無讐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為徳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

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己之親交者必報而皆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忍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寃聲天無盭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讐之義世不復講至於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父仇者

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謹按周官朝士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讐者非謂為人子若弟者親手剸刃於所仇之人凡具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讐也既書其情犯而告於官而其所仇者或隱蔽或逋逃或負固而報仇之人能肆殺之以報其所親之仇則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許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

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報吾所親交之仇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誤互相報復無有已時又烏用國法為哉孟子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為士師則不可以殺人也朝廷當明為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為人所殺者除誤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鄰保即為之護持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鄰里交游皆許之

府縣有礙赴藩臬藩臬有礙赴闕庭經赴者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為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仇者所在即以上聞特勑理官鞫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寃狀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獄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賍罪除名而報仇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

者官司鞫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鄰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讐果係可殺則讞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若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任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為伸理則免報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處張瑝者而重坐經由

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讐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輒専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讐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宋高宗紹興末盜殺王公袞母冢有司釋之公袞手殺盜事聞兄佐為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袞之罪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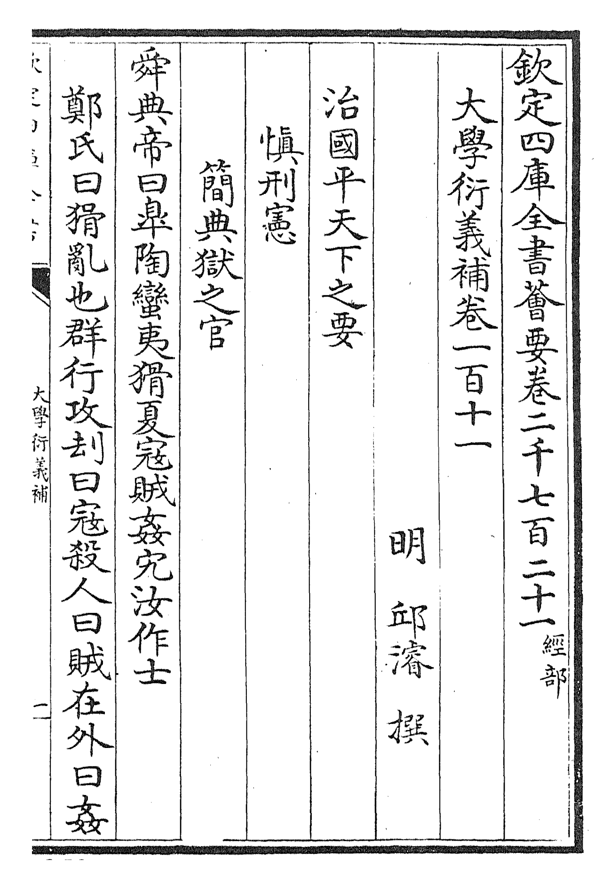
令給舍議楊椿等謂發冢開棺者事當絞公袞始獲盜不敢殺而歸之官獄成而吏出之使揚揚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人子者尚當自比於人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罪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詔公袞降一官依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

臣按戕人之屍與其身雖有死生之異孝子愛親之心則不以死生而異也王公袞許發冢之盜於

官官不為之理而殺之蓋所殺者發冢應死之盜所報者不共戴天之仇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哀一官豈所以為訓乎夫公哀不聞之官而擅殺之罪之可也今既聞之官而官出之則故縱失刑罪有所歸矣

以上明復讐之義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簡典獄之官

舜典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鄭氏曰猾亂也群行攻刦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

在内曰宄士理官也

臣按此萬世命官掌刑之始盖帝世兵刑合而為一所謂蠻夷猾夏三代以後則屬之兵官而刑官所掌者寇賊姦宄而已而後世群行攻刦之寇則亦以屬兵焉

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呂祖謙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臣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謂之士師在周謂之司寇在漢謂之廷尉唐宋以來刑部尚書侍郎是也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國名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蔡沈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

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左傳蘇忿生以温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陳櫟曰蘇公所以為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為後之司獄者慮尤為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則用否則斥

臣按蘇公一獄官也敬其所由之獄謂其能使天下無冤獄可矣而周公乃謂之能長我王國且使太史書之以為後世司獄之法然則治天下豈無他道而必以刑獄培植國家之基本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於天下非百年而不洽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則有一日之害一年行之則有一年之害蓋不終朝而已遍於寰區矣所以為此者固出於其君之心

而所以廣君之虐於天下者則其臣為之也觀諸秦隋以来可見已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事而末舉蘇公敬獄為言且欲以為式於天下後世然不謂之治獄而謂之敬獄而又欲後人取法而有慎焉所謂敬所謂慎敬則存於心者不敢忽慎則見於事者不敢肆雖則以告太史而實以之而告於王也使為獄

官者能用敬慎以治獄而用獄官者又能擇敬慎之人而用之則凡所以治獄者無非仁而不仁之事則有所不行矣所行無非仁是能重民命矣能重民命則足以延國命矣民命之有永乃天命之所由永也

君陳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蔡沈曰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

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陳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狥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臣按成王以是告君陳即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罔兼庶獄及不誤于庶獄之意也後世人主惟恐其臣之不狥已有不狥已者或怒或斥其視成王之告君陳惟恐其臣之或狥乎已其人之賢不肖何

如也是固其得於家庭之傳輔弼之訓然其天資之美亦於是乎見之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也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盡也于威權勢也惟訖于富賄賂也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蔡沈曰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

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呂祖謙曰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脅則為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得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

又曰典獄之官民之死生係焉須是無一毫私意所言無非公理方可分付以民之死生天德所謂至公無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刑之命皆是元善不可復加之命方可後世多以典獄為法

家賤士民之死生寄於不學無知之人和氣不召乖氣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蓋掌刑之官代天行罰天討有罪天所以整齊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五刑是專敬天理三德是或當用正直或當用剛克或當用柔克各得其當若不敬天命為害所逼為利所誘用刑必差須是置禍福於度外專敬天命刑無不得其當則民有所措手足此所以培養根本故三代得天下以仁

臣按刑獄之事實關於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狥乎人欲之私權勢不能移財利不能動如此用刑者無愧於心受刑者允當其罪吾之心合天之心矣然非在我者一於敬而不敢忽一於忌而不敢肆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無一事而不可對人言者不能也允若兹則吾之所存者合乎天心而吾之所得者純乎天德矣彼其生死壽天之命乃天所以制斯人者今我德與天一則制

生人之命在我矣夫天高高而在上所以制人之命者也典獄者雖在於下而其所典之職亦以制人之命焉豈非配享在下乎典獄之職所係之重如此膺天命而制生靈之命者可不擇其人以用之乎要之獄所以不公者外為權勢之囑託內為財利之賄賂故也然典獄之官所以不訖於威富者其根本則又在於上之人焉上之人誠嚴申明
祖宗之法使有罪者不以賄免戒飭左右之人使

掌法者得以執奏而所用以居是官者又必得夫存心敬畏秉性剛直之人用之則法不至於私濫人不死於非命人心允合於天心逆氣不傷於和氣乎吁臣之所為乃承君之所命臣之所以作民之命由君作臣之命也臣德克享於天則君德可知也或曰典獄用刑人臣事也蔡氏謂推其極至於與天為一何哉天者公而已矣天以至公之道付之君君以天討之公付之臣臣能奉公與天無

間是即君之所以無間於天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廸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附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蔡沈曰司政典獄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廸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苗民

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臣按刑者天所以討有罪討有罪所以安無罪之民也司政典獄並言者以諸侯受天子之命以為一方之主既司夫民政復典夫刑獄也政所以安民生獄所以治民罪皆奉天子之命以牧養其民然天子之命即天命也天子之民即天民也安民生固所以全其天命治民罪亦所以全其天命也

有罪者治之則不敢復為惡而無罪之民皆得遂

其生而全其天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至也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蔡沈曰此告同姓諸侯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

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

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

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

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

臣按三代之世封建之法行故穆王所戒者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其同姓諸侯也蓋天下有天下之刑一國有一國之刑天下之刑則天下之有罪者係累於其獄一國之刑則一國之有罪者禁錮於其獄人非一人也五木具其身百憂

嬰其心度一日有如三秋者矣而為邦國之君典刑獄之政置其身於安逸之地忘其人在困阨之中則有不得其死者矣吾何惜夫頃刻之勞而不盡吾心焉而使斯人無罪而就死地哉一息或怠而致數人之死命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吾心何由而安哉此所以用之慰者必以日勤然後職舉而刑當也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蔡沈曰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温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

林之奇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

臣按折獄之官人命所係是以自古典獄之官必用易直仁厚之長者以任之蓋以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和顔悦色以徇之猶恐畏威懼刑而不敢盡

其情況禦之以口給乎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典獄之官族伯諸侯族同姓異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蔡沈曰此總告之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

臣按先儒謂官伯官之長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獄官乃配天者也

人君知獄官可以配天則於命是官也必不敢輕人臣知獄官可以配天則於居是官也必能自重穆王於前既曰念之哉念之云者即帝舜恤之之意也又曰敬之哉敬之云者即帝舜欽之之意也穆王之作此書雖曰耄荒然帝王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見此吕刑之書所以見取於孔子也歟

周禮刑官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

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鄉士主六鄉之獄

賈公彥曰刑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臣按大司寇一人即今刑部尚書小司寇二人即今左右侍郎鄉士以下鄭註謂主六鄉之獄即今十三司分掌各道刑獄是也自唐以來分為六部而刑部分四屬曰憲部曰比部曰司門部曰都官

部國初因之至洪武二十三年始改為十三部後又加以貴州交阯為十四其後棄交阯惟存十三部焉蓋有合於周官刑官之屬鄉士掌六鄉之獄之制可見前聖後聖之心其揆一也

小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鄭氏曰登中上其所斷獄訟之數

賈公彦曰群士謂鄉士遂士以下

臣按登中于天府說者謂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

也必登于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討故登于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謹於用之意臣竊以為所謂中者意者取其所計斃獄訟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為法比後有罪犯有合於是者則援引以為質也如此庶於文法為順

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各掌其鄉之民數遂士掌其遂之民數縣士掌其縣之民數而糾戒之遂士縣士亦各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縣士皆同

惟句遂士二句縣士三句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附也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陳尸之三日遂士則協日就郊而刑殺縣士則協刑殺各就其縣餘並同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吳澂曰掌國中謂國中至百里郊也凡六鄉之獄皆在國中要之者謂為其罪法之要辭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協日刑殺謂可刑殺之日也肆之謂陳尸期謂王欲赦之人則鄉士職聽於朝司寇聽之之日則

王以時親往議之也

臣按刑官而以士名則自虞廷已然其在朝者謂之士師布列於外者在六鄉謂之鄉士在六遂謂之遂士在各縣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數其所以糾戒令聽獄訟察虛實辯曲直異死刑而為其要辭以職事而聽于朝而司寇聽之三士皆同也而其日數則不同焉鄉士則旬日也遂士則二旬也縣士則三旬也及夫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群士與

司刑之官皆在焉各以其所犯罪附之於法合衆所麗之法而參議之士師乃受其成獄協之於司殺之日始加以刑殺而陳其尸者三日三士皆同也惟所肆之處則不同焉鄉則市朝也遂則於其遂也縣則於其縣也若其人之罪有可矜而可疑王欲免之六鄉則王自會於司寇而自為之期六遂則王命三公會其期各縣則王命六鄉會其期三士之地不同而皆掌民數其糾戒令聽獄訟則

同也而皆謂之士焉夫謂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爵之一列官分職不皆謂之士而理官獨謂之士者蓋以此官民命所繫天討所寓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故非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臯陶為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内外掌刑之官皆以士名蓋以示後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雜以他流也本朝定制風憲官不以吏員為之深得虞周之意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乗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乆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捕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

以法奏之謂依律而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楊氏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則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臣按張釋之為廷尉文帝欲當犯蹕者以罰而釋之罰金文帝欲當盜高廟玉環者以族釋之當以棄市可謂能守職執法而以道事君者矣其視張湯視上意所欲罪釋而為之出入者不啻鸞鳳之與鷹鸇矣雖然釋之敢言固難而文帝之能從尤難後世為法官者固當以釋之為法而文帝之從諫如流而不飾非拒諫以私怒刑人尤人主之盛德也萬世人主所當師焉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起也邪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心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臣按漢既有廷尉而又立廷平後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獄其原蓋出於此本朝設大理寺卿一

人少卿寺丞各二人又分其屬為左右二寺設正副評事凡刑部都察院所問罪獄必俟平允然後法司定罪若罪名不當駁回再問

魏明帝時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胡寅曰懷天下者當以仁理天下者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為治也惟明於經訓

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亾秦者也夫業儒之侮經者尚多有之況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亾者豈係於律令之煩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臣按衛覬欲立律博士是欲以國家弼教輔治之大典付之不通經之吏胥也胡氏非之誠是矣夫

吏胥之不通經固不可以掌律令然於律之名例條貫猶其所習也而後世乃至以獄事付之武夫嬖倖則併法比之不知焉則是設為刑獄以立威制人非以弼教輔治也固非聖人制刑之意亦豈天討有罪之公哉

唐太宗初即位盛開選舉或有詐為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

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而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臣按胄謂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其失正與張釋之同其所謂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言者

一時喜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朝之忿而欲殺之既而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則名言也太宗不徒不怒之而且奬之真好治納諫之主也後主宜法焉臣嘗因是而論之國家之法固不可以不守而人君之言亦不可以失信言一失信後雖有言人莫之信矣然而欲存人君之信而於祖宗之法則有妨焉如之何則可曰為人上者當熟思審處而後發於言前有所違後難於繼斷

然不出諸口也為人臣者則當遏絶之於發言之初不待其形見於事為之著如此則是能致其君於無過之地矣

貞觀初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青州謀反獄仁師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衆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為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中以一身易十囚之死

亦所願也

臣按崔仁師謂治獄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為伸後世治獄者往往自規免已之罪不復顧人之死生皆仁師之罪人也

太宗時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定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匪欲害人利欲售棺故爾今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劾欲成其考

令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善之

臣按欲得獄平允王珪為選良善平恕斷獄允當者賞之臣竊以為斷獄之吏固欲選良善平恕者然其本則在人君焉人君苟存好生之心欽哉欽哉惟刑之恤雖不賞之彼亦不敢深刻矣

太宗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稍涉疑似悉令斬之凡二十餘人大理丞張元濟恠其多試尋

其狀内五人甞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太宗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亾公等戒之

臣按太宗無事時與群臣論獄魏徵論及隋煬之無道殺人而太宗責臣之不忠且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亾噫隋之君臣如此所以亾唐之君臣如此所以興後世人主不可不知也

武后時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

三覆之奏比有敕推按反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懐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絶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寛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

臣按徐堅謂推按反者即行斬決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而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非獨於反獄

一事為然凡人君用人糾察人過咎委任之專而信任之不疑皆有此弊

武后時刺史李行裒為酷吏所陷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因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其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縣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臣按有功當酷吏告密羅織之秋獨能以平恕爲心可謂特立不倚者矣武后雖女主然亦知雅重其人當死而生之既廢而起之固辭而授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者未甞泯特人臣立志不堅見理不明過於徇人而切於爲已耳後世人主一廢其人即不復用不復問往事之如何顧反出一女主下哉

武后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

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臣按當武后酷吏淫虐之時而徐有功杜景儉獨存仁恕是知人心之天理雖以暴虐之君無不有之但掌刑之臣不能執正守法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始用儒士為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設官理刑亦猶周官鄉士縣士之比然謂之士者以刑獄人命所係不可專委之吏胥士讀書知義理不徒能守法而又能於法外推情察

理而不忍致人無罪而就死地名重於利吏胥雖
曰深於法比然彼能知法也而不知有法外意茍
獄文具而罪責不及已足矣而人之寃否不恤也
宋太宗始用士人為司理判官其有合成周之制
歟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
牘勿復公遣鞫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
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乗傳就鞫獄辭日上必臨遣

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定令

臣按宋於法司常員之外專置官以閱天下所上案牘及推勘大獄臨遣必諭旨優賜竣事又召見請問人君留心獄事如此奉命以推治者其有不盡心者乎

二年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命常參官主之凡官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未決者即馳傳往視之州

郡敢稽留大獄久而不解及以偏辭按讞情不得實并官吏用情者悉以聞

臣按後世於藩方設官司刑本此在宋為提點刑獄司在元為肅政廉訪司本朝於藩方各置提刑按察司凡十有三處

是年始置審刑院於禁中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其未允

者宰相覆以聞如命論決

臣按宋制既有刑部大理寺而又立審刑院於禁中事雖詳審然不無重複本朝有獄事先由刑部都察院鞫問然後送大理寺有不允者駁回再問既允然後問聞奏取旨事體歸一可為萬世彞典

真宗景德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帝出筆記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隱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先帝嘗選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

令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引對於長春殿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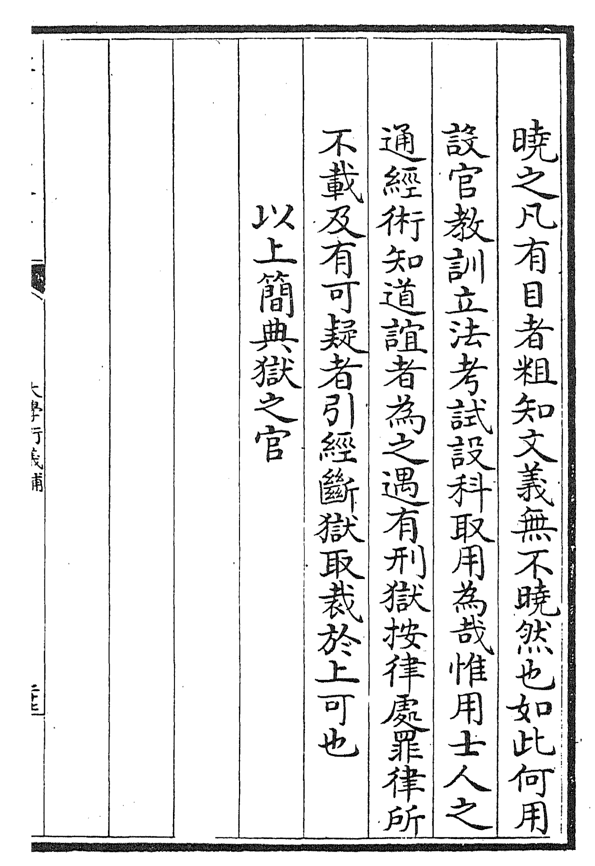
臣按宋太宗始置諸路提點刑獄既而罷之至是復置本朝置提刑按察司其職雖糾察一道官吏不專於刑然以提刑入銜則固重在此也

神宗熙寧七年置律學設教授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先是置刑法科其考試關防如諸科法

司馬光曰律令格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

果能知道又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厚風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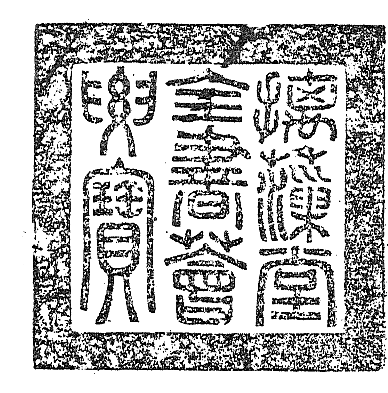
臣按自隋人作律以八字為義例遂致文深而義晦甚失古人使人易曉難犯之意今後律文宜詳備其事淺易其文凡其罪名輕重决杖多寡皆須明白詳載不厭簡帙之繁不惜文辭之複使檢閱之間粲然於目灼然在心不必深於文墨者然後



曉之凡有目者粗知文義無不曉然也如此何用設官教訓立法考試設科取用為哉惟用士人之通經術知道誼者為之遇有刑獄按律處罪律所不載及有可疑者引經斷獄取裁於上可也

以上簡典獄之官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愼刑憲

存欽恤之心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孔頴達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陳

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寛恤之義某之意不然若作寛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于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

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為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于欽恤之說以為當寛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

臣按帝舜之心無所不用其敬而於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欽而又曰哉者贊歎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丁寧反覆之意也是敬也蓋自帝堯欽明中來帝舜居堯之位體堯之心於凡天下之事天下之民無有不敬謹者矣若夫刑者帝堯所付之民不幸而入其中肢體將於是乎殘性命將於是乎殞於此尤在所當敬謹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惓惓不已惟刑

之憂念耳謂之惟者顒顒乎此而不及乎他切切乎此而無或間也恤字蔡傳無解朱子謂恤不是寛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義已解為憂念可謂得帝舜之心於千載之下也夫

漢孝文帝禁網疏濶選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措同之風焉

臣按文帝用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幾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張釋之而幾致于

刑措三代以下稱仁厚之君必歸焉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蓋必有禁網疏濶之君然後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則有是臣

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

聞

臣按漢世人君宣帝最爲苛急然猶下此詔且謂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者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以爲殿最噫居宫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處清閑之地而念困阨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豈不祐之哉漢去古不遠所行多仁政然當是時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人皆歸咎于帝之苛急及觀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詔則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

國不能擴充其善心而引之當道豈不可惜哉

明帝時楚王英以謀逆死窮治楚獄累年坐徙者甚衆寒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爲言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夫人君爲治貴于用得其人臣之能即君之能也政不必自已出也

明帝善刑理不足貴也然能幽枉必達及聞楚獄之寃夜起彷徨則先王不忍人之仁也是則可貴耳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獄雖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不為左右之所蒙蔽則幽枉無不達矣

宣帝元和三年詔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没齒無用朕甚憐之

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請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屬不得仕宦王朝固非聖世罪人不孥之意宗徽宗時有黨人子孫不許内仕之禁其視章帝此詔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太宗親錄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來乃赦之

歐陽修曰信義加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歸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

于人情哉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以知為恩德之致爾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其來歸而赦之事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胡寅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

赦者之幸也況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
集則可免死太宗恱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
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過也
臣按刑者天討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無罪
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縱也人君不循天理
而以己意操縱乎人亦猶人臣不奉國法而以己
意操縱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誅之無赦
臣畏國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己意縱罪人而又

以己意舍之獨不畏天乎

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詔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獨見其有寛刑之仁而實可驗其有愛民之心隨所觸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廣之以致之民也其致刑措而庶幾於三代也宜哉後世稱宗人以仁厚

立國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猶有杖脊之法何也豈太祖太宗不聞唐太宗此言而當時輔弼諫諍之臣亦無以此言進者歟我朝定令凡笞杖人於臀腿受刑之處非此則為酷刑仁恩之及於人人也博矣

太宗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乆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近有府史取賕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

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臣按張蘊古奏請不以實其情有故誤設使其故猶當權其輕重而加以刑況蘊古曾上大寶箴其言切至有益於君身治道斯人而能為斯言猶將十世宥之乃以輕罪而坐重刑太宗雖悔之無益也雖然人君不貴無過而貴能改過太宗能因此

以生悔心不徒悔之於已往而又戒之於將來充而廣之以徧於天下後世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太宗有焉

太宗時有失入者不加罪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止矣太宗悅

從之自是斷獄平允

臣按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此就人君言之耳為刑官者執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豈容視上人寛急而為之輕重哉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不能人人執德不回守法不撓是以為人上者常存寛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惡之幾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覬望也

玄宗開元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寅曰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牖民孔易苟欲刑措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故善為治者必去華而務實

則不為人所囹也

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歳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為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馬端臨曰是時李林甫方用事崇奬奸邪屏斥忠直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殿廬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失寵被讒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事也其為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為刑措之祥何耶

臣按人君之為治貴乎有其實耳名不患其無也
名實如形與影有形則影隨之無形而强欲為之
影萬無此理也玄宗之世刑部為此奏承玄宗好
名之意欲以欺天下後世耳然而數百年之後馬
氏尚為此論則當世之臣民目覩其實者其能欺
之乎是盖慕刑措不用之名而為此舉其後李林
甫為相又奏野無遺賢皆無其實而欲强為之名
者也卒之名不可得而貽譏于天下後世胡氏華

實之論萬世人主所當服膺者也

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賑飢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不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中國乃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嘗謂宰相曰頔懷奸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刑者所以輔政弼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用

以輔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專恃此以為治也憲宗然李絳之言非于頔之請其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歟

宋太祖開寶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刑措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讀虞書而知近世憲網之密亦猶唐太宗讀明堂圖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讀書每每得之于心而見于施行如此則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復矣此二君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讀書之法

太宗在御嘗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燭隱微嘗親錄繫囚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

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自達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為常後世遵行不廢

臣按太宗謂若以尊極自居下情不能自達非但

刑獄一事為然也

高宗紹興四年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斷庶獄人之有罪一斷以祖宗成法無自處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高宗此詔可為世法

以上存欽恤之心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戒濫縱之失

周書呂刑曰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附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

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

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

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

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陳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温舒周

興来俊臣之流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

不蠲而絶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罰之所以不中者非訖于威則訖于富訖于威所以徇人之埶訖于富所以阜己之財用是以斷制刑獄虐亂無辜之人民怨于下天怒于上卒之所依之埶不可怙所得之財不能保而併與己之所有者而喪之遂使自受姓以來之宗祀亦殄滅而無遺類焉嗚呼呂刑此言豈非萬世典獄者之永鑒哉

獄貨非寶惟府聚也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

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善也政在于天下

蔡沈曰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

吴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人之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忌于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臣按獄之于人乃性命之所關係顧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其與殺越人于貨其心一也盍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貨而殺人是逆天命也天豈容我哉以貨殺人且不可況又假天之討有罪者以殺無罪是重得罪于天矣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突之子毛及偃從公子重耳在秦）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

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其輕重以為取舍焉茍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徇至用刑誅以快其志則凡所惡者大者可誅小者可論而人無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于天道人雖無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衛鞅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始皇并吞六國

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目程決事日懸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臣按秦不師古專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潰叛後世所當以為鑒戒者也

漢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極於大辟死一身之外無餘刑也

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於妻子同産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無罪也況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氣脉之相傳且猶不可又況於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適人之故而累及其一家一族無辜而至于絶宗殄祀若推其類而至于義之盡則生女可以不舉矣使家家皆懲之而不舉則人類不幾於絶乎所謂妖言之令尤為無可憑據言出於人之口而入於人之耳甚無形迹也徒以一人

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其家族乎有國者恐其揺民惑衆或至姦宄之生禍亂之作必明立禁條須必見于手書著于簡牘成夫文理質証對驗明白無疑然後坐之不然且將有如賈生之論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非徒不能禁亂且因以生亂而至於亡矣漢承秦後而一切禁之其享國至四百餘年宜哉武帝即位之後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

文決理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湯奏顔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姦臣未有不惡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

妖言令則一人而為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一據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用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于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令指孝子曰爾欲弒父指忠臣曰爾

欲弑君指廉人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嫉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嗚而死皆湯啟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大夫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諂諛也況立法以詔之乎

臣按腹誹之法胡氏論之可謂切至矣張湯今年殺顔異明年即自殺天道好還彰彰如此為人臣以事君何用殺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道路不通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

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胡寅曰所為立君者為人群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如薙草者錢鎛耨鋤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

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寛如天覆然何至于為盜哉

臣按聖人制刑以求無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時以盜賊滋起作為沈命法非獨不能止盜反由是而盜賊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為掩蔽而盜賊益甚是一舉而二失焉由是而馴致大亂不難也吕刑云民之亂罔不中是則治民之道無有過于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則

無過無不及可以常用而無弊不過而嚴亦不及而寛過而嚴則民有不堪而相率為偽以避罪不及而寛則民無所畏而羣聚競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于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不曉其用意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

緣為市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例也議者咸寃傷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貧耗窮民犯法乃使酷吏條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網羅之嗚呼盍亦反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徵發煩數百姓貧耗民之所以窮而至于犯法者有由也始也用桑弘羊孔僅以徵發煩數而致民于法獄終也又用張湯趙禹以律令煩苛而陷民于死地武帝何不仁之甚

哉然則欲民之不犯法其道何繇曰管子有言倉廪實知禮節必也制節謹度薄税歛寛力役使其家給人足則民不窮而人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時廷尉史路温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曰烏鳶之卵不毁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雖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則

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臣按溫舒之疏眞氏已載于前書且謂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煅煉而周納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十餘言其于胥吏慘刻之情獄犴冤枉之狀可謂盡矣然觀其疏始言

秦之時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盛服
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虚美薰心實
禍蔽塞乃秦之所以亡繼言胥吏慘刻獄犴究枉
及其終也又以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
箴諫之路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結之大意謂
秦之所以亡由刑獄慘刻刑獄慘刻由言路不開
言路所以不開者由以正言過過者為誹謗妖言
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詔立廷平然當時楊惲之死

正坐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之言于定國為

廷尉乃奏以為妖惡言大逆無道則是溫舒之言

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為言耳胡氏謂人君行事

不當於人心天下得而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

而能沮弭之哉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

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國一旦苟有革心猶足

以善其後惟殺諫者則無不亡之理觀諸漢唐末

世之君可見矣有國家者尚鑒之哉

章帝時陳寵上疏曰陛下即位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箠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臣按文致謂其人無罪文飾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修上書告李膺等

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部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上書極諫帝怒策免之自後無復敢言者竇武霍諝復以為言帝意稍解乃

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
帝即位陳竇用事復舉抜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侯覽
怨張儉尤甚乃命朱並上書告儉等共為部黨圖危社
稷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
欲為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
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連引收考布徧天下
宗戚並皆殘滅郡縣為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正然欲加

之罪則必從而為之辭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為
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帝時方童幼未知姦佞容
悅之可親忠賢鯁直之可惡故發此問至對以謀不
軌危社稷則不復能窮詰其所以謀之說所以危之
狀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誅諍臣戮直士若
龍逄比干之儔皆以諫諍於朝而嬰禍而竊議於野
者則未嘗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
腹誹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黨錮諸賢所坐即偶語

腹誹之罪而曹節王甫所為蓋襲斯湯之故智也至於根連株逮坐死者不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卤瑠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為輕典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竟黨與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臣以為治獄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

者則誹謗妖言之禁焉呂后時雖除去其禁然温

舒上疏於宣帝始終以誹謗為言則是雖除之實

則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孫習見以為當然左

右兇邪遂襲用之以除異已之人其禍乃至更代

累世而猶熾卒之善良受禍國祚隨之後之有天

下者其他刑獄雖若慘刻然失人心促國脉趣於

亟亡者皆莫甚於誹謗妖言之令也古語云殺諫

臣者其國必亡然殺諫臣猶有定名不諫者未必

殺也惟用誹謗妖言坐人之罪則不分在朝在野有官無官一切誅之以鉗天下之口其國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

及其母族妻族馮崔挺兹言其仁人之言哉秦僅

再世而博陵之崔世為北朝大族至於唐猶盛不

可謂天無意也

初魏元丕與陸叡李沖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賜

沖烈詔曰叡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前言

聽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絶

司馬光曰殺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

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

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勲於勲貴之臣徃徃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臣按人君為治大要在仁義所以持仁義者信也不當死而死之非仁當死而不死之非義既許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為國

梁武帝踈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又專

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巳之福也灑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寘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徼福而泣雖若免之於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致白

書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徼福於已而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

隋文帝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内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高熲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

納又為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竟於殿廷
行決帝亦尋悔賞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文
帝既以任智而獲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謂智者處
之欲人莫測吾之所為而知所畏懼將以得其情
而攝其心也嗚呼聖人所謂智者豈若是耶彼盖
自智其智非吾聖人之智也智與仁勇為天下之
三達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本於誠焉

誠以用智則所謂行其所無事也噫隋文用其奸謀詭詐以為智天之未定則因之以奸天位天之既定則因之以滅宗祀後世人君有任私智者尚文帝之鑒哉

文帝尚慘急而奸回不止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共竊一瓜即時行決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来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體國立法未有盜一

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吏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

臣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於輕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無心待之隨其多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則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盜者不為盜則已如必為盜則為其大而毋為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謂辟以止辟者

耶

唐武后自以久專國事且内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為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私蓄無頼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倶告事狀如一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索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

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及是實及
鳳凰曬翅驢駒拔撅僊人獻果等名或倒懸石縋其首
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
汗望風自誣
胡寅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
皆非人理盖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
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末
有用以治獄者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至閻立本圖

地獄變相形於繪畫則人之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為惡後世為惡者乃以刑為行惡之具其慘酷有如武后時酷吏之所為者盡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以是加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還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貴

人雖不奈我何其如天道何吾雖尊貴彼雖卑賤同一知識蠢動也我與彼均禀性賦形於天地間天生我亦猶生彼也不畏於人獨不畏於天乎

武后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狄仁傑等謀反先是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仁傑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即承反是實俊臣乃少寛之仁傑令其子上寃狀武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未嘗褫其巾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

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
立於西使綝視之俊臣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
樂思晦男數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武后問狀對曰
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
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
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
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武后曰何為作謝
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臣按路温舒言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箠楚刑具之輕者也人之肌膚尚有所不堪者况用非法之重刑乎後世人主觀武后時来俊臣治狄仁傑謀反之獄及詳樂思晦幼男之言與仁傑召見之對則酷吏害人之情狀罪人承罪之因由灼然見矣

武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来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中間疑有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

前死者不有寃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揺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悅曰曏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

臣按武后雖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也

雖以一時酷吏逢其惡用淫刑以逞彼雖昧於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過而善心生卒亦未嘗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誅而當時宰臣順成之者亦咎其陷己於淫刑焉後世人主觀仁傑之對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獄必須自引所犯者於前躬自詰問而毋為所蔽為刑官者毋逢君之惡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毋使他日其君之悔悟而誅戮之及咎怨之歸也

武后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摺脅籤爪懸髮熏耳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摇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

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惡者反叛也而小人之欲求富貴者往往假是誣人以求爵賞人主不之察而聽之其致人於死地輒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絶人之宗祀其為仁政之累和氣之蠹也大矣遇有斯獄必須隔别而問證佐既明必須得其反具引赴御前躬為詰問許其面辯不付其獄於所執之人必察其詳於外廷之訊如此則奸狀無不明刑獄無不當矣

玄宗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温羅希奭為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煅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臣按國家置為刑獄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祖宗成法子孫當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漢唐以來乃有詔獄之名及有起大獄者是於常憲之外而更為之異名以羅人於死地所以張奸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後世人臣有請於祖宗常

獄之外別起獄者必奸邪也人主宜痛斥之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賈至上疏曰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能亦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誅死令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

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陜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下其事令百官議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為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愛無親踈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

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寛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乎今陜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内無憂不克况陜郡乎無法則陜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陜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臣按肅宗之於一王去榮殺縣令而不正其罪貫

至既言之韋見素等又言之諄複明切如此而肅宗竟不悟焉其後卒至法令廢弛士卒桀驁終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諸此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卲等二十餘人收捕親族三百餘人係京兆獄平章事劉瞻言以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卲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係老幼三百餘人道

路嗟嘆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顧少
回聖慮寬釋係者上鑒疏不悅

臣按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殺醫者二十餘人而收捕親族至三百餘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獨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吾愛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愛其父與子人有貴賤而痛戚之情則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若出於誤亦在

所宥況醫所能生者不死者爾數之盡者醫豈能延哉劉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獨不仁盖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絶人之世也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絶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疾與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

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伏望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莫先於此

臣按五刑之中宮刑罪重四刑惟殘人之肌體宮刑則絶人之種類故雖死辟之大不若宮刑之慘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

上闕先傳下絶後繼非止一人一世焉令世無古
宫刑亦無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宫以為嗣之
例祖宗以来凡人侍掖庭者多取軍旅中不得已
所繫累之幼穉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年
乃有軍民之家自宫其子以求進者而在近甸尤
多惟我國家都燕切近邊鄙民之生於是者比諸
他境尤當加意愛惜而保養之使其蕃息以壯實
根本一人失其生固在所惜况千百人絶其後代

乎伏願體天地好生之德嚴為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者罪其父母及其生戶全家戍邊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主使下手之人問以死罪被宮者分送藩府以給使令永不許進入掖庭如此則不禁自絕矣是亦聖朝體天心惜民命錫民類莫大之仁政也

高宗紹興中殿中侍御史常同論私鹽刑名太重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

害此奸臣之所為也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之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為之禁且不可也況又為不稱其罪之

重刑哉常同謂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深得先王制刑之意後世法令所以禁愈嚴而犯愈多者以不稱其罪也夫立法者君也而尊君而為是法者左右之臣也而行法者未必皆無仁心未必皆欲從君之欲彼見法之過於嚴而民之愚而貧無知而冒法不得已而犯禁不肯盡行其法故法雖行於暫而不能行之於久而卒歸於廢弛此非獨人心之不然而天理亦不之然也後世大盜多起

於鹽徒正以鹽禁太嚴有國者不可不知

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皆肆行威福以要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誣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欵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為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股名曰夾幇或纒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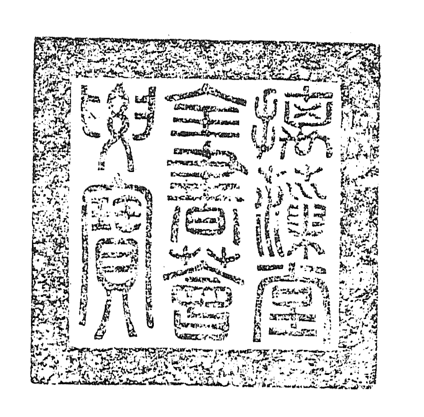
縛跪地短竪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罥罣動籍其貲又以趂辦月椿及添助版帳為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州縣往往專殺拘鎖罪人死而後已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饑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陵虐而死者有為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

勝而國亡矣

臣按宋至理宗時土地已蹙窮民殘喘待日而斃多方以嫗乳之猶恐不足以有而一時監司守令乃為嚴刑苛法以籍民財以殘民命理宗在位方以崇尚道學為事務虛名而蔑實政當是之時為監司守令者豈無學道學之流乎要之皆趣時好名之士非真有心於居敬窮理以濟人利物者也卒至於傷天地之和促國家之脉而有覆亡之禍

也嗚呼豈無所自哉今去宋季不逺其淫刑之具如所謂腦箍超棍之類世猶有襲而用之者伏惟
國家以仁立國乞敕有司痛加禁革敢有於律文杻杖之外巧意用刑者坐以違制之律造之者重罰用之者除名是亦順天心壽國脉之一大事也
以上戒濫縱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程蓮孫